



清末民初報人—小說家 海上漱石生研究

第一本研究「海上漱石生」的專著

他曾以《海上繁華夢》、《仙俠五花劍》兩部作品在清末通俗文學之領域獨領風騷，他以報人—小說家的雙重身份，實踐了上海的都市文學及通俗文學，海上漱石生的一生，見證並詮釋了文人與文學與時俱進的歷史事實。

段懷清

清末民初報人—小說家
海上漱石生研究

段懷清

Do文評01 PG1083

清末民初報人—小說家： 海上漱石生研究

作 者／段懷清

主 編／蔡登山

責任編輯／王奕文

圖文排版／賴英珍

封面設計／陳佩蓉

發行人／宋政坤

出 版／獨立作家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bodbooks.com.tw>

印 製／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owwe.com.tw>

展售門市／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毛國樑 律師

總 經 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33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2段351號

電話：+886-2-2306-6842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 BOD一版 定價／480元

【獨立】作家

Independent Author

寫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目次

前言：試論報人—小說家海上漱石生／007

大世界：海上漱石生生平、著述及交遊考

海上漱石生生平考／036

附：海上漱石生之死／052

海上漱石生著述考／066

海上漱石生著述考補／088

海上漱石生交遊考／125

海上劍癡為海上漱石生考／145

繁華雜誌：報人—小說家海上漱石生研究

大報主筆海上漱石生考論／158

小報主編海上漱石生考論／177

海上漱石生與《圖畫日報》／206

夢影錄：海上漱石生小說研究

論海上漱石生的社會小說／232

論海上漱石生的武俠小說／258

海上漱石生之小說觀考論／280

海上漱石生與「鴛鴦蝴蝶派」／303

《海上繁華夢》考論／319

清末民初都市市民性的文學書寫——再論《海上繁華夢》／332

附錄

晚清「小說入報」考／350

主筆—小說家與晚清小說中的「啟蒙主義」／362

後記／379

參考文獻／389

清末民初報人—小說家
海上漱石生研究

段懷清

任主認備本



▲1914年的海上
漱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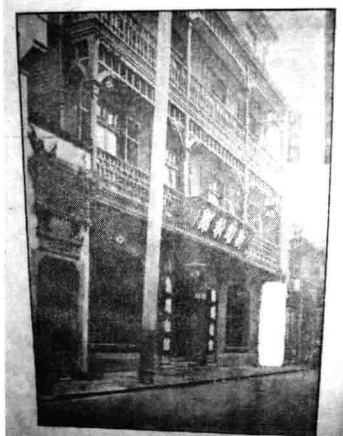
▲《漱石生六十唱和集》壽誕照

生先聲玉孫筆主總前



▲《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中的「前新聞報總主筆」海上漱石生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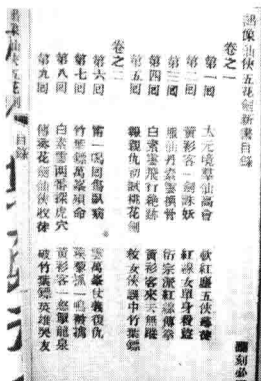
司公總報聞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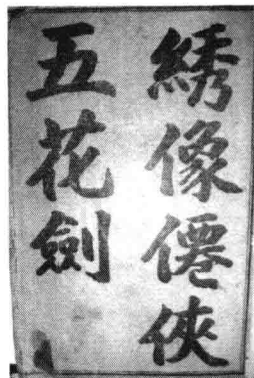
▲上海《新聞報》館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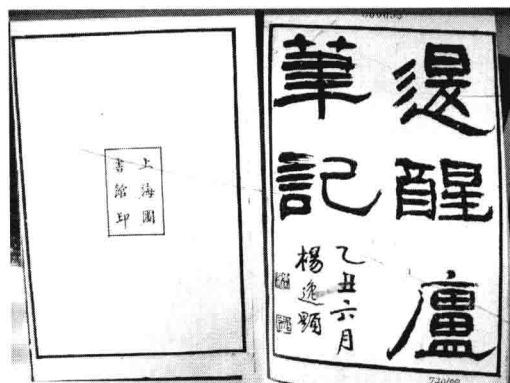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七年笑林報館鉛印本
六卷三十回《繡像仙俠五花劍》
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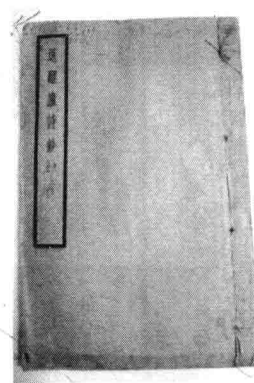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七年笑林報館鉛印本六卷三十回《繡像仙俠五花劍》封內及目錄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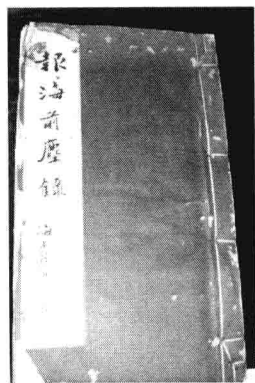
▲清末石印本四卷三十回《繡像飛仙劍俠奇緣》封面



▲《退醒廬筆記》封內



▲退醒廬詩鈔（封面圖片）



▲《報海前塵錄》封面照片

目次

前言：試論報人—小說家海上漱石生／007

大世界：海上漱石生生平、著述及交遊考

海上漱石生生平考／036

附：海上漱石生之死／052

海上漱石生著述考／066

海上漱石生著述考補／088

海上漱石生交遊考／125

海上劍癡為海上漱石生考／145

繁華雜誌：報人—小說家海上漱石生研究

大報主筆海上漱石生考論／158

小報主編海上漱石生考論／177

海上漱石生與《圖畫日報》／206

夢影錄：海上漱石生小說研究

論海上漱石生的社會小說／232

論海上漱石生的武俠小說／258

海上漱石生之小說觀考論／280

海上漱石生與「鴛鴦蝴蝶派」／303

《海上繁華夢》考論／319

清末民初都市市民性的文學書寫——再論《海上繁華夢》／332

附錄

晚清「小說入報」考／350

主筆—小說家與晚清小說中的「啟蒙主義」／362

後記／379

參考文獻／389

前言：試論報人—小說家海上漱石生

海上漱石生（孫家振，字玉聲，號漱石，別署漱石生、海上漱石生、海上劍癡等，以海上漱石生最為著名，1864-1939）一生的經歷，似乎很好地見證並詮釋了清末民初滬上文人士與文學與時俱進、自我調適的歷史事實，亦從一個角度，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屢遭詬病的「海派」這一名詞提供了一個注腳。按照海上漱石生自己的說法，如果將他的文學生涯與報人生涯都從1890年代算起的話，一直到1939年去世，海上漱石生的職業小說家、職業報人生涯均長達50年。在此其間，海上漱石生的職業生涯自報人始，以小說家終；¹自大報報人始，以小報報人終。²這種職業報人和職業小說家的道路，在當時均有引領時代的探索意義與價值。

¹ 海上漱石生1893年冬進入《新聞報》，這也是他報人生涯之始。「新聞報創始於清光緒癸巳年。主筆政者為縷馨仙史蔡紫巖先生。半載後，倉山舊主袁翔甫先生繼之。余於是歲之冬入社，主任本埠新聞。」（參閱海上漱石生《新聞報三十年來之回顧》，載《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增刊冊「紀念文」，上海，新聞報館編，1923年新聞報館鉛印本，第5-6頁。）而直到1939年去世，海上漱石生仍然在滬上《五雲日升樓》上連載其撰寫的長篇武俠小說《掌心劍》（參閱顧懷冰《悼孫玉聲先生》，刊《五雲日升樓》第1集第2期，上海，1939年3月1日出版，第1頁）。

² 自《新聞報》後，海上漱石生又先後在《申報》、《輿論時事報》等滬上大報擔任主筆或總編纂，並先後主持《采風報》、《笑林報》、《新世界報》、《大世界報》、《梨園公報》等小報，以及《繁華雜誌》、《七天》、《俱樂部》等軟性文藝性讀物。其中《俱樂部》是海上漱石生去世前4年舉辦的最後一種軟性文藝性讀物。

而對於海上漱石生的評價，一直以來亦有兩種標準。這兩種標準分屬於「舊派小說」陣營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陣營。在前一種語境中，海上漱石生一直被視為民國「舊派小說」陣營中之一員，³不過是很老的前輩，這在范煙橋、鄭逸梅、嚴芙孫等人的相關文獻中均有表述。而在後一種語境中，或許海上漱石生可以列入魯迅所謂近代以來滬上「狹邪小說家」或「黑幕小說家」之列，這一說法事實上亦得到了胡適的加盟肯定。

在「五四」新文學的語境中，民國「舊派小說」與「五四」新文學無疑是處於較為激烈的衝突甚至一度敵對狀態的——「五四」新文學宣導者們一方面要與反對新文學運動的保守派進行論戰，另外還要對以民初「舊派小說」為主的通俗文學派進行批判。但是，從晚清發軔的「舊派小說」，以開埠口岸都市為中心，以新興市民階層為讀者對象，以都市現實生活經驗為主要描寫表現內容，以言情小說、社會小說、歷史傳奇小說、武俠小說、翻譯小說、偵探小說、短篇小說及筆記等小說類型，推動了清末民初都市通俗文學的發展繁盛，並成為與傳統文學、「五四」新文學一度三分天下的近現代文學格局中之一翼。

在上述「舊派小說家」中，海上漱石生並不僅僅以其《海上繁華夢》、《仙俠五花劍》這兩部作品而在清末通俗文學之類型小說領域一度獨領風騷，⁴其報人—小說家的雙重身份及長達五十年的報

³ 范煙橋在其《民國舊派小說史略》一書中，一直使用「舊派小說」這一術語，來替代更有分歧的「鴛鴦蝴蝶派」這一術語，「這裡說的民國小說，是指的舊派小說，主要又是章回體的小說。」（載《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魏紹昌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10月，第167頁）。這當然是與「新文學」進行參照而言的。其實，「舊派小說」中除了章回體小說，還有相當部分章節體小說。

⁴ 海上漱石生曾對自己當初開始小說寫作之時滬上小說界的現狀有過回憶描述，「余作《仙俠五花劍》，彼時海上之武俠小說，尚只《七俠五義》及《小五義》、《七劍十

業——文學實踐，某種意義上對於理解認識晚清以來滬上之都市文學及通俗文學，似乎更富於歷史意義及參照性。

換言之，對海上漱石生報人、小說家中任何一種身份予以解釋之時撇開對於另一種身份之必要關注，應該說都不能很好地瞭解認識海上漱石生，也不能很好地認識瞭解以海上漱石生為代表的晚清滬上報人—小說家這一具有鮮明近代特色的文人群體。具體而言，要對海上漱石生的小說進行考察分析，海上漱石生的報人身份及報人經驗是一個不應迴避的話題。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一點，就是這種職業與文化身份對其小說實踐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與一般報人相比，海上漱石生的報人生涯和身份持續時間長，且先後在《新聞報》、《申報》、《輿論時事報》等滬上有影響力的大報擔任主筆或總編纂，這種經歷與其小說家經歷在時間上亦多有交集重疊。報人的言論方式與小說的敘事方式之間究竟會在同一主體產生怎樣的拉扯力或向心力呢？

不僅如此。海上漱石生的文本書寫形式，並不僅限於報紙論說文或長篇章回體小說，儘管這兩種形式是他作為職業報人和職業小說家的主要文本表現形式。在此之外，海上漱石生還是一個隨筆小品文作家、一個舊體詩人，⁵一個大報、小報上的重要專欄作家。儘管可以說上述文學身份彼此之間並不完全協調一致，甚至也可以說這正好與近現代之交傳統文人向現代作家身份與寫作方式的過渡轉型密切相關，但在其50年的寫作生涯中，中國的文學環境與政治社

三俠》等寥寥數部。而間有思想鄙陋、筆墨蕪雜，誤以好勇鬥狠，竟為武俠正宗之人，亦居然搗管行文，續續出版不已。余因欲力而糾正之，乃作是書。」（《退醒廬著書譚》，刊《金鋼鑽小說集》（全一冊，1932年9月），編者：施濟群、鄭逸梅，上海，《金鋼鑽報館》發行，第31頁）

⁵ 有關海上漱石生之著述，請參閱本書《海上漱石生著述考》及《海上漱石生著述考補》兩部分論述。

會文化環境均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海上漱石生的報人—小說家經驗，既是上述變化歷程的見證，亦從一個角度折射出清末民初文學處境的複雜多樣，以及作家們為因應上述處境所表現出來的驚人適應力和創造力。

其實，同時代的作家們對於海上漱石生在報業、文學兩個領域的貢獻，要比後來者的評價高得多。而且這些肯定性評價，亦多集中於報紙與文學的啟蒙作用與社會改良事業。

德清姚壽慈奉和漱石生六十述懷詩中有「談兵杜牧橫無敵，憂國陳東恨不平。沉寂山河驚欲動，刷新宇宙望終成。神州振起推先覺，豈獨繁華夢著行」，並自注云，「先生主《新聞報》時，適有中東一役。所輯論說皆激昂慷慨。變法圖強，新民事業，應推先覺，不僅以著有《海上繁華夢》著稱矣。」⁶可見在時人眼中，孫玉聲並非僅僅是一個聞名於時的通俗小說作家。

或許對於孫玉聲作為啟蒙思想者與通俗小說家之事功評論，直到今天仍會有不同認識。這不僅與評論者的文學觀有關，也與對於文人或作家的社會定位有關，甚至也與對於晚清以來的文學發展史的總體判斷評價亦不無關係。不過，無論在上述任何一種評論語境中，海上漱石生的身份都不是也不應該是單一的。

與同時代那些都市移民通俗小說家相比，海上漱石生的上海背景是否具有某種特別意義，似乎還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但有一點

⁶ 海上漱石生輯，《漱石生六十唱和集》，自印，無頁碼。

很清楚，那就是海上漱石生出生於開埠之後的上海，他的成長，是與上海這座近代口岸都市的發展繁盛同步的。儘管海上漱石生亦有遊覽名山大川的興趣，而且在其遊記中也有對他足跡遍及蘇、浙等地山水之記載，但與同時代那些從外省、外地移民來滬上的文人們相比，海上漱石生與上海這座城市，顯然有著更直接、更密切也更有淵源的關係——他從一出生，就註定了是這座正在快速發展中的大都市的一市民。

而海上漱石生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與文學訓練，似乎從來不曾包含「市民」內容，甚至連與市民生活相關的內容亦少涉及。某種意義上，傳統文人教育與近代都市市民生活，幾乎是背道而馳的。這就意味著，海上漱石生對於傳統文人身份越認同，他對自己生而為之的都市市民身份的距離也就越遠。這是海上漱石生及其同時代不少文人們必須面對的一種身份和現實處境之悖論。他們也不得不學著去適應這兩種不同的文化與現實存在身份，並在探索中走出一條近代都市文人的自我存在之路。

（1）逸民與市民

據說，海上漱石生曾經有過兩次進入到清末官方主流體制之內效力的機會，一是光緒辛卯年（1891年）應試北闈，不售南歸，遂棄科舉，兩年後進入《新聞報》館，開始其職業報人生涯；⁷二是曾被保舉經濟特科，為其婉拒。⁸無論這兩種說法是否屬實，前一種說法至少已經為胡適《〈海上花列傳〉序》和蔣瑞藻《小說考證》所徵引。如果說前一種說法涉及千百年來讀書人寒窗十年、售與帝王

⁷ 參閱海上漱石生《退醒廬筆記》「《海上花列傳》」一則。

⁸ 參閱海上漱石生《報海前塵錄》「病鴛詞人執事」一則。

家的仕途之夢，而後一種說法則是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晚清當局為因應時勢而不得不對前一取士方式的修正補充，但海上漱石生對此兩途均遭不遇，其仕途夢想自此亦告終結。

於是，海上漱石生就只能以一個民間文人的身份來安頓自我，以一個民間文人的立場和視角，來打量審視官場與民間社會。所謂「目上於天，目下於泉」⁹是也。

不僅如此。作為一個出生並成長於近代都市的文人，海上漱石生對於田園生活雖然說不上隔膜，但多數相關資訊，應該是從詩文詞那些文本中間接獲得的——他從一出生就面對的，是上海這座都市每天都在變化的馬路、弄堂、碼頭、餐館、茶館等都市空間，以及行走穿梭於其間的那些絕大多數根本不認識的都市人。海上漱石生不是生活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熟人社會環境之中，而是從小就與一個基本上由來來往往川流不息的陌生人為主所構成的都市社會打交道。都市空間與都市人，才是海上漱石生無所選擇的處境。而與都市空間和都市人多少還有些距離的外省外鄉空間或外省人、外鄉人，則是 he 需要經過理性認知與情感選擇之後才可能接受的對象。

於是，海上漱石生從其接受文化教育那一刻起，就面臨著多重挑戰：他所接受的傳統經典文化教育與近代上海都市文化之間的衝撞落差；他從古典詩文詞中所讀到的為文人們所鍾情迷戀的山水田園生活，與都市馬路、弄堂、碼頭、茶館裡的柴米油鹽利益糾纏之間的衝撞落差；他從文化上情感上對於一個純粹的中國人的認同，與上海華洋雜處、中外匯通的現實之間的衝撞落差……凡此種種，無不揭示出一個事實，那就是海上漱石生要麼漠視他的都市人與都

⁹ 黎元洪為《新聞報》館成立三十周年紀念題詞。